

文·化·生·活·译·丛

沙郡年记

李奥帕德的自然沉思

阿尔多·李奥帕德/著

吴美真/译 王瑞香/审订



文·化·生·活·译·丛

沙郡年记

李奥帕德的自然沉思

阿尔多·李奥帕德/著

吴美真/译 王瑞香/审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712.6

1636

SBU 2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郡年记:李奥帕德的自然沉思/(美)李奥帕德著;
吴美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8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1314-2

I.沙… II.①李… ②吴… III.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844 号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 ◆丛书名 文化生活译丛
- 书 名 沙郡年记:李奥帕德的自然沉思
- 著 者 [美]李奥帕德
- 译 者 吴美真
- ◆责任编辑 曾 蔷
- 封面设计 张 红
- 版式设计 姜仕依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 新华书店经销
-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10.25 187 千字
- 印数 0,001-8,000 册
-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8-01314-2/I·242 定价 14.80 元

目 录

第一部	沙郡岁月	1
	一月	2
	二月	6
	三月	22
	四月	29
	五月	42
	六月	46
	七月	51
	八月	63
	九月	66
	十月	68
	十一月	82
	十二月	96
第二部	地景的特质	113
	威斯康辛州	114
	伊利诺州和爱荷华州	140

	亚利桑纳州和新墨西哥州	147
	奇瓦瓦和索诺拉	165
	俄勒冈州和犹他州	185
	曼尼托巴省	190
第三部	乡野的情趣	197
	乡野	198
	人的空闲与嗜好	203
	环河	211
	大自然的历史	226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物	235
	观鹿	248
	雁的音乐	251
第四部	消失的野地	259
	土地伦理	260
	野地与文明	288
	保育美学	304
	动植物名称索引	319

第一部

沙郡岁月

鸟群早晨在十月的玉米田里制造音乐的风是匆忙的。

雁群从低垂的云朵间出现，
随风上下移动，聚集又分开。

当雁群在远方天空变模糊时，
我听到最后的鸣叫，那是夏天的熄灯号。

现在，在浮木后面是温暖的，
因为风已随雁群远去，

而我也愿意随雁群远去——但愿我是那风。

一 月

一月雪融

每年，在仲冬的大风雪过后，雪就在一夜之间开始融化了。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听见清亮如铃的滴水声；这声响不只为夜眠动物，也为某些冬眠动物带来奇怪的骚动。蜷缩在深邃洞穴里冬眠的臭鼬伸直身体，大胆地拖着肚皮穿过雪地，跑到外面潮湿的世界逡巡。它的足迹标示了那被我们称为一年的循环中，日期可考的最早事件之一。

这些踪迹似乎显现了一种对于俗务的漠然，这在其他季节是不寻常的；足迹直直穿过田野，仿佛臭鼬正在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暂时抛下了一切。我跟随在后，试图了解它的心态和食欲，想看看它是否有任何目的。

一年的月份中，在一月至六月之间，大自然提供的消遣和娱乐成等比级数增加。在一月，我们大可追踪一只臭

鼯的足迹、搜寻山雀的脚环、看看鹿儿吃了哪种幼松的细嫩枝叶，或者鼯挖了哪些巨稻鼠的窝，偶尔才会关心一下其他事情。一月里的观察几乎可以和雪一样单纯和平静，也几乎可能和寒冷一样持续无辍。我们不只有时间去看看谁做了些什么，也有时间去思索它们为什么这么做。

* * *

一只因我的到来而受到惊吓的田鼠，湿淋淋地急速横过臭鼯的路径。为什么它在大白天外出？很可能是因为雪融使它感到苦恼；它在雪下蓬乱的草地中辛苦啃嚼出来的隐密洞穴迷宫，如今已经不再是个洞穴了，而只是暴露在众目睽睽和众人嘲笑之下的小径。的确，使雪融化的太阳，嘲弄了这个啮齿类动物经济系统中的主要建筑。

田鼠是清醒冷静的大地公民，它知道，草的生长是为了让它们得以将之储存起来，作为地下的干草堆，也知道下雪是为了让它们得以建造联络干草堆之间的地下道——供需和运输都因此有条不紊地组织了起来。对于田鼠而言，雪意味着免于匮乏和恐惧。

* * *

一只毛脚鹭来到前面的草原上飞翔。此时，它一会儿停驻，一会儿像翠鸟那样盘旋着，然后又像长了羽毛的

炸弹一般，笔直落入沼泽之中。它没有再度飞起，因此，我确定它已捕住了一只忧心忡忡的田鼠工程师，并且正在大啖其肉；谁叫田鼠不肯等到夜晚才出来，检视它井井有条的世界所遭遇的损害？

关于草为什么生长，毛脚鳶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它很清楚，雪融是为了让它能够再度捕到田鼠。它从北极地带南下，期待着雪的融化，因为对它而言，雪融意味着免于匮乏和恐惧。

* * *

臭鼬的足迹进入树林里，穿过一个林间空地，此处的雪已被兔子踩得十分结实，并且染上了它们的粉红色尿液。刚刚冒出头来的栎树苗枝干，因为雪融而甫遭兔子啃去一层树皮。一簇簇的兔毛，显示了今年动情的雄兔们所展开的第一次搏斗。再往前走，我看到一块血斑，周围有一圈猫头鹰张翅划下的弧形痕迹。对于这只兔子而言，雪融使它免于匮乏，但也使它掉以轻心，因而忘记恐惧。猫头鹰提醒了它，不能满脑子只想着春天，就忘了戒备。

* * *

臭鼬的足迹继续延伸，显示出它对于可能的食物没有任何兴趣，也毫不关心邻居的嘻闹和报应。我很想知

道它心里在想些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离开睡卧之处?这只胖嘟嘟、拖着大肚皮行过融雪的家伙,可能怀有浪漫的动机吗?最后,这些足迹进入一堆浮木之中,不再出现。原木之间传出清亮的滴水声,我想臭鼬应也听见了这声音。我转身回家,心里仍不住地思索着。



二 月

好 栎 木

倘使你没有一座农场，那么你将面临两个精神上的危险：其一是，以为早餐来自杂货店；其二是，以为暖气来自暖气炉。

为了避免第一个危险，你应该自辟一座菜园，而且菜园最好位于没有杂货商的地方，免得他令你心思不定。

为了避免第二个危险，你应该将一块劈开的好栎木放在壁炉的柴架上，而且你的屋子里最好没有暖气炉，如此，当二月的大风雪在屋外摇晃树木时，栎木就可以温暖你的小腿。如果你已经砍伐、劈开你的好栎木，并将它拖回屋内堆积起来，同时也已让你的心智一起运转，那么，你应该会记得暖气来自何处，而且更会记得许多细节，这是那些待在城里、跨坐在暖器炉板上度周末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 * *

现在，在我壁炉柴架上烧得通红的这块栎木，原本生长在一条移民古道蜿蜒爬上沙丘之处的斜坡上。在砍下那棵树时，我曾做了一番测量，发现树干的直径有三十英寸，里面有八十个年轮，因此当年新生的幼木，必定是在一八六五年，即南北战争结束时，有了它第一个年轮。但是我从现今幼木的成长过程得知，高度超过兔子势力范围的栎树，必然曾在十年或十年以上的期间里，每个冬天都遭兔子成环剥去树皮，然后于次年夏天重新发芽。的确，每一株栎树的幸存，都是由于兔子的轻忽或兔子数量衰减的结果。总有一天，某个有耐心的植物学者，将会画出一条栎树生长期的频率曲线，这条曲线每十年便会隆起一次，而每个隆起的部分，源自于兔子每十年一次的衰减周期（藉着这个物种之内和物种之间永久的争战过程，动物群和植物群获得了集体性的不朽）。

因此，六十年代中期，当我的栎树开始生长年轮时，可能正逢兔子数量衰减期。但是，长出这棵栎树的橡实，应是在五十年代便落下来的，那时，有篷的马车仍然行经这条道路，往大西北前进。人车迁徙的侵蚀，可能导致道路的路坡变得光秃，这粒橡实也因而能够在阳光下伸展出最初的叶子。一千粒橡实当中，只有一粒能够长到可



以和兔子搏斗的高度,其余的则在出生时,就淹没于大草原之海了。

想到这颗橡实没有遭遇这样的命运,并因而能够储存了八十个年头的六月阳光,就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现在,藉着我的斧头和锯子,这些阳光被释放出来了,在历经八十次的大风雪之后,温暖了我的小木屋,以及我的心灵。在每次大风雪中,我的烟囱上的每一缕轻烟,在在向众人证明了太阳未曾徒然地照耀。

我的狗不在乎暖气从哪里来,但是对于是否有暖气,以及暖气是否很快地产生,倒是十分关切。事实上,它认为我能够制造暖气是一件神奇的事,因为当我在寒冷而漆黑的拂晓起床,颤抖着跪在炉边生火时,它会温和地挤进我和放在灰烬上的引火木柴之间,于是我的火柴必须

从它的腿间穿过，才能点着引火木柴。我想这就是那种使山移动的信念。

使这株独特的栎树无法再制造木材的，是一道闪电。七月的一个夜晚，我们都被闪电的轰隆声唤醒；我们明白闪电必定在附近击下，但是，由于它没有击中我们，所以我们又回头睡觉。人们以自己作为检测万物的标准，遇见闪电时，尤其是如此。

隔天早晨，当我们漫步于沙丘上，和金光菊及瓣蕊豆一起为这新来的雨欢喜雀跃时，我们看见一大片刚从路边栎树树干上被撕扯下来的树皮。掉了树皮的树干露出一个长螺旋状的白木质伤痕，宽约一英尺，尚未被太阳晒黄。第二天，树上的叶子都枯萎了；于是我们明白，闪电为我们预留下三个科得(注①)的柴薪。

我们因失去老树而哀悼，但同时也明白，老树有成打的后代，正健壮地挺立于沙地上，接下制造木材的工作。

我们让这棵死去的老树，在它已无法再受用的阳光下干燥了一整年；然后，在一个清爽的冬日，以一把刚刚锉好的锯子，朝它形同堡垒的底部锯下，芬芳的历史碎片从锯子切入的地方飞溅出来，堆积在两个跪着的锯木者之前的雪地上，我们感觉这两堆锯屑不只是木头：它们是一个世纪完整的横切面；我们的锯子来来又回回，十年又十年地，切入以好栎树各个同心圆年轮写成的生涯年代记中。

年轮泄露的历史

锯子拉了十二下，就切入我们入主农场的那几年；在那期间，我们懂得如何珍爱这个农场。然后，突然之间，锯子开始切入属于农场前任主人的那几年；此人是个私酒酿造者，他憎恶这个农场，剥削其残余的生产力，烧掉农舍，将农场（以及拖欠的税赋）扔给郡府管理。之后，他就消失了，成为经济大萧条期间那群没有土地的无名氏之一。然而，栎树为他储存了好木材；出自他那些年的锯屑，和出自我们这些年的锯屑，一样地芬芳、健康、粉红。栎树待人是一视同仁的。

历经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〇年干旱尘暴区的干旱后，这名私酒酿造者终于放弃了农场。在那几年，从他的蒸馏室冒出来的栎木烟，以及来自燃烧中沼泽地的泥炭，必定曾使太阳变得黯淡无光；而各种由政府机构主持的自然资源保护措施也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推展起来了，但是锯屑依然没有显示任何变化。

休息！带头的锯木者大喊，于是我们停下来喘一口气。

* * *

现在，我们的锯子嗜人巴比特（Babbitt）的二十年代。当时，一切事物都愚蠢而傲慢地变得更庞大、更进步，直至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盘为止。即使栎树听到了这崩盘声，它的材质依然没有流露任何迹象；它未曾留意州议会曾数次发布关于保护树木的主张，如一九二七年订立国家森林及森林伐木法、一九二四年预定在上密西西比州河边低地设立一个大保护区，以及一九二一年通过一项新森林政策。它也未曾注意本州最后一只貂在一九二五年死去，而掠鸟在一九二三年首次来到此地。

一九二二年，“大冰雹”摧毁了邻近一带的每株榆树，但我们的这棵栎树却丝毫没有毁损的痕迹。对于一棵好栎树而言，一吨左右的冰算什么？

休憩！带头的锯木者大喊，于是我们停下来喘一口气。

* * *

现在，锯子陷入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间，人们大做排水之梦的那十年。在那期间，蒸汽挖土机汲干了威斯康辛州中部的沼泽地，本想开辟农田，不料却制造了一堆堆的灰烬。我们的沼泽逃过一劫，并非因为工程师的慎重或自制，而是因为从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六年，河流在每年四月淹没沼泽地区，而且来势汹汹，或许，这是河水的一种防御性的反扑。但栎树照常生产木材，即使在一九一五年，最高法院废除了州森林，而州长菲立普自以

为是地说：“州立林业不是一项好的商业计划。”（州长并没有想过，好的事物，甚至好的商业，或许不只有一个定义。他也没有想过，当法院在法律书上写下一个所谓有利的定义时，火正在地面上写下另一个定义，或许身为州长者，不该在这类的事情上有丝毫疑惑。）

当林业在这十年期间衰退时，猎物的保护却有了进展。一九一六年，雉成功地在瓦克夏郡(Waukesha County)生存下来；一九一五年，一项联邦法令禁止人们在春天打猎；一九一三年，一座州立猎场出现了；一九一二年，一项“雄鹿法令”为雌鹿提供了保护；一九一一年，全州各地纷纷设立保护区。“保护区”变成一个神圣的名词，但是栌树没有留意这些。

休息！带头的锯木者大喊，于是我们停下来喘一口气。

* * *

现在，我们切入一九一〇年，当时，一位了不起的大学校长出版了一本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书籍；一次严重的叶蜂流行病摧毁了数百万株美加落叶松；一个大干旱使松林枯死；一辆大挖泥机排出了霍利康沼泽（Horicon Marsh）的水。

我们切入一九〇九年，当时，胡瓜鱼首度被放养于五大湖；而当年潮湿的夏季，促使州议会缩减防治林火的经费。